



# 與談：聯大2758號決議對台灣國際地位與參與的影響

●王思為／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

●陳雪琴／整理

林文程教授論文援引美國前國務卿魯斯克（David Dean Rusk）說：蔣介石「常對自己在國際上的影響力、台灣的角色和中國大陸的動態，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。蔣是一個活在過去的人，不了解外在世界」的人。看到這段話特別有感受，主要是因為我們過去接受政治思想教育，強調蔣介石不僅是民族英雄，而且還是世界偉人，表示他在世界上佔有一定的份量。這是過去在黨國教育體制下所做的宣傳，可是在外人的眼裡看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？其實我們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，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其實是一個戰敗的狀態，亦即中國面對來自日本的軍事攻擊，根本沒有招架的餘地，一路敗敗到底，以致於才會有所謂「時間換取空間」的說法。總之，中國軍隊遇上日本軍隊一路輸到底，但最後中國卻大言不慚對外宣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。一個一路輸到底輸到快要脫褲子的軍隊，最後卻對外宣稱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這個說法聽起來非常奇怪，主要是因為蔣介石必須做這樣子的宣傳。

無獨有偶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法國跟中國一樣也是面臨被德軍佔領的狀況，可是法國人通常不太敢講他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，因為事實上法軍遇上德軍一敗塗地，整個國土幾乎都被德軍佔領。所以，我們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激烈的戰況，等到大戰結束之後才有人開始倡議成立了聯合國，之所以在二次戰後會有聯合國出現，然後加上有安全理事會的設計有五個常任理事國，一開始這五個常任理事國裡面，只有三個是確定的，就是美國、英國以及蘇聯。英國首相邱吉爾覺得應該要把法國戴高樂總統拉進來，而蔣介石則是因為美國羅斯福總統幫忙的關係也被拉進安理會。換言之，中國與法國都是藉助外國勢力的幫忙，才能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獲得常任理事國的地位。雖然戴高樂與蔣中正同樣都是軍人出身，但是他們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物，戴高樂至少還有一些國際觀，反觀蔣中正渾身上下充滿中國式軍閥的氣味。美國讓蔣介石政權站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，才會出現後來這麼多麻煩的問題，有時我會反覆地想說，假使當時聯合國沒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設計，中國只是聯合國內一個普通的



會員國，或許今日的狀況就會不一樣。

1971年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，對整個中華民國以及台灣後來的命運改變很多，最值得我們提出討論的是，蔣介石拒絕美國與友邦所提出「兩個中國」或者「一中一台」等等政策的建議，他會拒絕了這些安排的理由，如同李明峻老師說的，有一部分是他不願意白白放棄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法統。其實，在當時威權統治時代，蔣介石想要再創造一個政治神話其實是蠻簡單的，只是他不願意再創造新的政治神話的理由，可能是顧慮到一旦新的法統創設後，接下來還會有其他新的問題產生。蔣介石不願意去處理新的政治問題，於是他就把這個問題丟給蔣經國去處理，蔣經國因應內外局勢的演變，提出「時代在變、環境在變、潮流在變」的口號，嘗試推動改革。後來，蔣經國過世，李登輝接任總統之後，最重要的是1999年接受《德國之聲》的訪問，提出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」的主張，宣示台海兩岸雙邊政府主權定位。隨後，2002年陳水扁總統再繼續提出「一邊一國」主張，更認定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的國家。

在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之前，無論會不會有「兩個中國」存在，或是「一中一台」存在的可能性，都是為了解決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的爭議。蔣經國過世之後，李登輝繼任為總統，展開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改革，台灣主體性的意識慢慢增強。尤其是1999年李登輝提出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」之後，使我們注意到之前台海兩岸雙邊政府為了爭奪聯合國中國代表權，出現國家是不是分裂的爭論已經慢慢地消失了，大家已經不再去討論。我們從很多不同的面向可以發現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，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很多地方無論是人民、領土、政府與主權都互不隸屬、也不重疊，尤其最重要的是台灣雖然一再被中國聲稱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但是台灣的主權到底存不存在？基本上，主權存在與否有一個重要的判斷基準，或許我們感覺某種程度上我們的主權不是很完整，譬如林文程老師剛才報告時也提到，台灣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有些缺乏，但這是不是指對外交往能力的缺乏？我覺得其中存在著一個疑問。事實上，台灣並不是沒有與其他國家交往的能力，而是其他國家受陷於或畏懼某種外在因素，導致世界各國認為與台灣進行互動交往會惹禍上身。因此，我們本身沒有對外交往的能力，與受到外在環境的限制影響台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交往，我覺得兩者是不太一樣的。尤其我們都具備人民、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以及有效管轄領土等國家成立的要件，當然我們也有與其他國家建立關係的能力，證明我們的主權其實是存在的。

當然有一些國際法學者認為，因為台灣從來沒有對外大聲說出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所以台灣不算是一個國家。單就學理上進行探討似乎很容易，但是當有人在充滿瓦斯的房間裡面，你要去做一些粗魯的動作，可能會有引爆的後果。所以，你說我一定要把那個實體的東西明顯做出來，可是這樣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？基本上，這些國際法學者不會在意後果與需要承擔的風險成本，所以從學理上進行探討似乎是很容易，但事實上操作則是困難重重。



接下來，回到台灣現在面對的問題，看到整個國際大環境與結構的發展對台灣愈來愈有利，可是其中還是有一個不是很好處理的問題需要去面對，那就是我們國內還有主張與中國統一的政黨。2008年台灣社會曾針對返聯與入聯的兩項提案進行公民投票，基本上我們都知道台灣要重返聯合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可是當時中國國民黨硬是提出「返聯公投」。直到現在，蔡英文總統在今年10月10日的國慶文告裡面，也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論述，從1949年中華民國立足台灣開始做一個切割，經歷七十二年的經濟發展、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改革，使得台灣的政治從威權到民主、社會從一元到多元，一步一腳印，成就了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嶄新樣貌。可是台灣社會還是有主張台灣與中國同屬一國的政黨，他們不時搬出要遵循蔣介石時代的中華民國法統，這是我們在未來無法迴避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。

無論如何，我們慢慢地回顧歷史的演進，台灣經歷一連串政治民主化、本土化的過程，再加上居住在台灣土地上所有住民的共同努力，逐漸將籠罩在台灣上空中華民國雲霧慢慢撥開。當台灣上空萬里無雲，我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，代表籠罩在台灣上空的中華民國雲霧已經散掉時，我認為就是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願望達成的時候。◆